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八目錄

封敕

批宰臣賀下誅回鶻德音表

批百寮賀王宰破陽城賊表

批宰臣賀石雄破賊陣表

批宰臣賀正月一日河中陳許行營破回鶻表

批宰臣賀太原破回鶻奪得太和公主表

批敬昕謝上表

批盧鈞謝上表

批鄭涯謝上表

與吐蕃贊普書

封敖

敖字碩夫渤海蓨人元和十年進士太和中拜中書舍人宣宗朝歷禮部吏部侍郎封渤海男拜興元節度使為左散騎常侍大中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為淄青節度使進戶部尚書卒

授王宰高承恭田牟三道節度使制

門下朕常日出視朝與三四宰臣百辟卿士詳求理本期臻大和矧軍旅之事豈忘念慮古者命將必登壇告廟推

轂授脤所以示專征之任也況許昌宜祿鄜時三鎭之重
一時所難誠當注意之求俱承並命之選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邠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王宰誠貫金石秀鍾
山河文該禮義之源武服鈐符之奧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右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右街使上
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高承恭心澄水鏡嚴奪
秋霜幼知仁義之方壯慕功名之業朝散大夫豐州刺史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牟風雲應兆

鷹鸇當秋素懷搏擊之威夙負騫騰之志而皆公台令嗣勲閥才人奉嚴訓以承家推大忠而許國游心百氏有志四方知山川險易之形識古今興亡之道累更任用咸著聲猷或屏衛四郊而西戎修舉或誰何右仗而緹騎整嚴或安靜朔陲而虜塵載息吾之用汝不愧知人今以忠武師徒始終誠節南征北伐每聞盡瘁之誠破敵摧堅必茂策勲之典洎乎新平捍疆埸之要洛郊當控帶之衝固其金湯利彼牙爪凡爲展效皆竭忠誠爾其爲吾申恵慈布膏澤懐忠伏順者延其賞窮羸孤瘵者加其恩使人人知

吾待爾之心其厚若是勿獨以皷鼙之壯號令之嚴報于
朝廷是曰為政服我休命爾其戒哉舊秩新恩同登八座
之貴搖旌展旆分榮十乘之行寀可本官充陳州節度使
承恭可檢校工部尚書充邠寧節度使𢃄可守本官充鄜
坊節度使

授史憲忠涇原節度使制

門下旌善所以勸人毓才所以任事其有誠明夙著績效
兼聞舉其風猷以示甄擢況貴擁旄鉞榮分土疆茍非僉
諧豈在良選正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充本

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史憲忠生知臣節幼學兵符氣高風雲聲振河朔許國之心旣壯忘家之義已明忠必盡于君臣情可斷于昆弟秉是名節服吾周行使寵榮陽旋歷環衛稱職之諭流芳可聽日者輟于牙爪守在邪隴戎專旣肅蛋心用安求瘼而承醫蠹痊折煩而迎刃先解頗謂良牧兾爲才人今以涇上右軍平原善地左接句服右連藩疆固鄜鎬之金湯窒犬戎之巢穴是以擢自郡邸陟于齋壇曳尚書之履聲舉將軍之戎律爾其靜我邊鄙撫我師徒嚴如秋霜愛若冬日於戲亞夫之營細柳叔

度之化潁川彼之何人茲實望爾憲臺華省節制澄清敬服寵光勉揚茂効可檢校工部尚書充涇原等節度使

授劉礎鄜坊節度使制

門下渭州之北泰山之東乃眷雕陰實曰鄜畤兵甲完勁賦輿殷繁扼朔塞之咽喉爲鎬京之管鑰茍非勲賢令嗣術業閑人則不可列彼土疆授之鈇鉞式舉成命其惟至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左街使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劉礎唯爾先父在長慶中自幽陵舉旆歸國志誠白日節高

青雲艱難已來勳績無對果有令嗣何嘗之賢而磋居然將才蔚有公望孫吳之機變學則能通頗牧之功名企而必及踐歷中外周旋寵榮拖朝服而休問洋洋握郡符而理聲籍籍動有餘裕行多去思泊官奉誰何力勤巡檄有勞夙夜備竭忠公是用旌其器能爰在推擇寵以維翰榮以建牙擁紅旆以臨戎宣皇風而問俗十乘在列雙旌啟行節制連營澄清屬郡長冬官之峻秩冠柏署之崇班無以貴自矜無以善自伐勉樹爾德克揚家聲敬之戒之無忝休命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鄜坊等州節度

使

授崔元式太原節度使石雄河中節度使制

門下槊壇命將在選攸難建旆臨戎爲榮斯極況并汾有豐沛之舊蒲絳居關輔之雄擢其才能付我憂寄河中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博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崔元式族茂鼎甲器合珪璋明當察毫智必周物所莅之職居然有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武威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石雄業擅韜鈐志堅金石勇無前敵義必忘身所舉之鋒何往

不利況佩服榮顯作時津梁或劇職名藩翼聞于光續或南征北伐常紀于殊勲襲黃之接武尚優廉白之差肩無媿爾其懿效吾乃宣言俾明之命是曰彝憲噫并部叛卒已見成擒壺關狡童尚偷餘息干戈未偃飛輓猶勞爾其外訓甲兵内康黎庶誅妖剪怪勲庸勿讓于他人布渥行恩愷悌俾流于鄰壤儀曹起部長憲尹京俱成提劒之榮各重擁旄之任敬服寵命佇聞休聲元式可檢校禮部尚書充太原節度使雄可守本官充河中節度使仍晉絳行營諸軍征討等使

授崔龜從嶺南節度使制

門下廣徼之南五管侯而番禺總其襟帶他管之務豈相侔焉琛賮叢湊蕃吏交錯非廉平之操不可以勵其風非幹敏之才不可以齊其俗副我所任惟時之良中散大夫前宣州觀察使崔龜從襟靈坦夷器局沈厚温玉外朗澄瀾中深愼言克保其樞機養德善周其藩屏早藉重價歷登華資望高綸綍之工才見版圖之極常鎭關輔人懷去思試操銓衡双有餘利洎乎重剖符竹初命廉車江左奥區宣爲右地一去臨莅五更炎凉風猷溢聞課第居最陟

明之典誰實爾先吾以登齋壇授戎柄百越稽顙雙旌建牙可謂宦遊峻途儒者極致旌爾懿効服吾寵光況儀曹居八座之榮副相冠柏臺之首重以朝命崇其使車爾宜廣施惠慈遠去珠玉無使伯周獨擅名于合浦隱之未繼美于貪泉佇聞淑聲用益休命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等使

授盧商東川節度使制

門下入則掌邦計操利權績雖綿于歲時事不虧于國用經費之道吾所委焉出則築齋壇授戎柄才可寄于分閫

令可信于貞師節度之雄吾將付也苟非全器孰謂當人
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范陽郡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盧商天生才能性稟忠厚心鏡融朗情
田坦夷囿道德于藩籬服仁義之干櫓早以文行備由班
資休問溢于臺閣善政行于封部先朝輟自廷尉牧于長
洲治成歌謡聲達輦轂亟長憲署委登廉車總十連之阜
殷澄六郡之風俗由是徵自藩服歷居劇權貳秋曹而無
留獄大京兆而有餘地及授其征賦較其盈虛屬武車在
郊軍食繼輓役其心慮所効則勤均以勞逸用旌久次梓

潼據梁蜀之險紅旆飾鼓鞞之嚴仗兹變通允乃文武訓以戎事修其政經遠俗俟爾而安皇風俟爾而暢布政佇聞于盈耳服榮無忝於建牙題劒儀曹持綱憲府用光朝寄式壯戎麾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東川節度使

授李執方陳許節度使盧宏宣易定節度使制

門下節制之重難其任者莫不貴擁旌鉞榮分疆土連營申號令之嚴列郡舉澄清之化况許國為河洛之屏中山當朔漠之衝時維重藩吾實注意將命其帥必資才人義武軍易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上柱國

李執方道茂宗枝業光任用武有成筭文多據經卬卬其
姿倜儻負丈夫之氣中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秘書監賜
紫金魚袋盧宏宣名重詞苑價高朝行青雲有聲白玉無
玷落落其狀雍容得君子之風而皆明當察毫智必周物
大小惟叩方圓靡常求瘼而咨爾良醫折繁而宜爾利器
常踐顯任俱流淑聲或執金吾而勤晝巡夜警之績或尹
京兆而著擿奸擿伏之名輦轂之下風稜甚舉人有懷矣
予常賴之類其勞能宜在推獎比者河橋作鎮元武董戎
訓練有律于貞師惠化頗行于閭俗回遷易水入拜蓬山

耀武庫之戈矛煥麟臺之圖籍綽有令望宜承寵光建牙三煥其雙旌授鉞再榮于十乘天官舊貫人部新曹同假正卿分兼大憲式示登壇之貴用申列土之榮勉服官常無忝休命敕方可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陳許節度使安宜可檢校戶部尚書充易定節度使

批宰臣賀下誅回鶻德音表

省表具知回鶻背棄恩親犯擾邊鄙梟音不息獸性難馴自號天驕常為國患比者雖聞困弱尚肆猖狂朕念以親姻隱忍而已良思忌器難決用師曾無悔禍之詞屢有干

誅之狀戎臣奮志甲士齊心用奇而果建殊勲決勝而且無遺策今則公主歸止元兇遁逃罪惡旣盈誅夷難逭用頒制命以正典刑每思除害之言豈以佳兵爲念故非獲已有愧賀章

批百寮賀王宰破陽城賊表

省表具知討彼狡童萃乎戎卒星霜旣換牛馬未遑每軫勞懷渇聞捷報今者王宰麾下大破賊徒廣治砦旣巳平除陽城縣復見誅滅自兹乘勝足以震威蕩定有期凱旋可待外禦多忠臣之力内謀有賢相之籌豈無成功亦復

何慮所賀知

批宰臣賀石雄破賊陣表

省表具知有名之伐義勇爭登干紀之兇幽明共戮逆順之理何嘗不然況內有賢相之謀外多良將之力舉則必勝動皆成功吉語屢聞闕六字來獻相繼于道涂斬級申威每盈于原野畜產兵仗所獲蓋多武力軍聲殊爲善陣想其危亟坐見清平卿義極謨猷道光翼贊推功之賀懷愧良多所賀知

批宰臣賀正月一日河中陳許行營破回鶻表

省表具知回鶻恃衆忘恩棄盟犯境朕以勳親是念討伐未行而乃尚肆梟音敢回狼顧恣行驅劫渝見奔衝戰士等蓄銳多時奮身自効猶鬭之獸何足以枝梧成擒之虜幸獲于逃遁蜂蠆自滅馬牛皆歸此實上帝威靈輔臣謀畧豈予薄德所可致焉循省賀章良多愧慰所賀知

批宰臣賀太原破回鶻奪得太和公主表

省表具知朕聞匈奴爲中國之患者久矣爰自漢魏迄于周隋制控之謀罕見其術暨乎國朝以懷柔之道稍致和寧然猶邊兵遠屯貴主下嫁國用且費人心未甘昨者回

鶻以失國為詞款塞相託朕懸知獝詐且示含容旋肆梟
音屢鬧狠顧虜騎唐突羽書飛馳方命戎臣各嚴師律可
汗不知藏匿尚敢猖狂豁是我武張天威震貔貅之勇甦
奮其威稜犬豖之微豈煩于牙菡邊塵掃蕩公主歸還豈
獨壯于兹辰實可超于遠古此皆上元降佑九廟垂休台
輔元臣咨謀允叶不然予之寡昧何以致焉順美之詞省
章多愧所賀知

批敬昕謝上表

省表具知卿蹈履中和修潔大雅推經筍而微言如貫聽

文韻而清音不窮亟稱才能歷踐華顯洎尹正洛汭臨戎孟津治行推高號令有律遽遷白馬重擁青幢接畛素洽于謳謠先聲載揚于道路既聞至止當慰予懷所謝知

批盧鈞謝上表

省表具知負才畧者不辭于難事付重難者思得于才人朕以上黨雄軍壺關重寄劉悟始以勳力授之旌旄而擁鄆州兇孽之餘汙潞府忠良之俗苛法脅衆偽言欺天洎從諫襲有父兵坐邀朝命嘯聚姦惡稔成悖兇狡豎何知羣逆相濟以鄉端厚可以鎮俗誠明可以訓戎舉二鎮之

旌旗滌五州之汙染果有變節翻爲吾人令元兇盡誅舊風可復已知到鎮用深慰懷善撫傷夷務矜凋瘵俟爾報政副予所知

批鄭涯謝上表

省表具知卿道茂搢紳望高班列夷澹自處端莊有嚴直如朱絃清比嘉玉内庭西掖留重價于雄文憲府南宮藹餘芳于嘉話出入更踐便蕃寵榮所莅有聲溢于聞聽是用授之鈇鉞鎮以荆蠻壓江漢之上游總吳蜀之都會苟非良幹其誰付焉知已下車故多勞止勉宏政術必副憂

勤所謝知

與吐蕃贊普書

皇帝舅敬問贊普外甥尚屈立熱論拱熱等至得書并物具悉外甥雄武挺生英威特立本邦奉化鄰國推賢修仁義以保名仗誠明而遂物櫜弓匣劍無聞戰伐之音被野緣原不廢耕耘之具儻非理化孰見和寧足觀盛業興行人心率服以茲觀政深用慰懷朕自守丕基敬遵前訓君臨四海子育萬方誠信必及于豚魚恩澤不遺于草木況外甥親臨極分歲月滋深雖山河阻修而音耗鄭重疆分

二境地合一家載覽來章具悉深旨所欲務存久要頗見良圖但能各重其歡各厚其俗戎車息駕烽火不飛共保封疆兩均休戚質神明而不惑覽日月而長明宜體至懷永綏多福承前朝覲人數界首素有常儀公家之事難于違越昨者尚屈立熱等到鳳翔隨從共七十人準舊例只合十人入朝今緣兩國和好不同元和已前遂令三十五人赴闕自今已後所遣使須遵舊例不得剩更差人勿令交馬之後妄有論請拱熱等還蕃有少物數如别錄

與南詔清平官書

勑段琮傍段酋琮獨揀楊遷趙文奇蒙善政李守約等各藴器能夙懷忠義宣功爾室贊理本邦禮樂具修車書必會勵輸忠之節操披嚮化之誠明亟涉道途遠尊職貢威儀就列同慶于三朝筐篚充庭有勤于萬里道光殊俗禮慕華風克成君長之賢深見佐臣之美勞忠可尚鑒寐寧忘勉守令圖用慰遐矚得前嶲州錄事參軍陳元舉男播狀稱父及弟妹等二十七人自太和三年没落在彼未嘗追索詳其語旨切在感傷朕思骨肉之情人倫所極家鄉一異音耗兩亡生死莫知幽明同怨爲人君長深用軫憂

今與豐祐書中具言其事卿等職當毗贊義重君臣執之
何補于良圖歸之尤重于交好想同參議用解幽究今賜
卿少信物具如前數

與渤海王大彝震書

勅渤海王大彝震王子大昌輝等自省表陳賀幷進奉事
具悉卿代襲忠貞器資仁厚遵禮義而封部和樂持法度
而渤海晏寧遠慕華風聿修誠節梯航萬里任土之貢獻
俱來夙夜一心朝天之禮義克備龍庭必會鯷域何遥言
念嘉猷豈忘寤嘆勉宏教義常奉恩榮今因王子大昌輝

等迴國賜卿官告及信物至宜領之妃及副王長史平章事等各有賜物具如別錄

與契丹王鶻戍書

勅契丹王鶻戍大首領末荷得等至省所朝賀及進馬具悉卿英雄挺出忠信生知威令可固于封疆誠素必彰于禮義情深向闕志切輸忠萬里趨風表堅明之節操元辰稱賀見罄盡之忠勤想屬再三寧忘寤寐將綏多福勉守令圖今賜卿少物至宜領之妃以下及男等并兵馬使屯勅史梅落達磨縣令等各有賜物具如別錄末荷等各賜

官告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兵馬使以下並各存
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第二書

勑契丹王鶻戍某至省所進馬事具悉卿才雄沙漠氣勁
燕山忠良自稟于生知毅勇豈資于時習禮備正朔誠懸
表章職貢聿修遠致右𡕀之獻威儀就列常嘉左袵之風
節及元正慶均多福永遵令善無替前勞相屬之懷寤興
爲念今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太清宮祈雪青詞

維年月日嗣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伏以百穀實生靈之本萬姓爲國家之基言念老農常思薄德今時雪罕降宿麥是憂同雲未施嘉穀何望臣祗膺景運亭育兆人德不動天言徒罪己深盛慮闕于明薦災沴恐及于生靈誠竭齋莊禮虔夙夜伏惟元功不宰至道無言垂福祐于羣生假膏濡之德澤謹遣尚書兵部侍郎高元裕啟告以聞謹詞

祈雨青詞

維年月日嗣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天

皇大帝臣猥奉顧託獲臨宇宙四海之寧晏萬物之生成
必繫厥躬敢忘其道是用虔恭大業寅畏上元勵精無怠無
荒之憂勤期一風一雨之調順苟或愆候常多愧心今三
伏之時五稼方茂稍渴膏潤未爲愆陽而憂勞所牽念慮
已及恭持丹懇上瀆元功冀宏清淨之源溥施霑濡之澤
粢盛必遂煩燠可消將展敬于精誠俟降靈于霧霈謹遣
吏部侍郎韋湛啟告以聞謹詞

慶陽節玉晨觀歎道文

莫高者天莫大者道天以不言而信道以不宰而功元關

潛契於虛無祕籙廣傳於妙有由是自我聖祖達吾神孫
微言載流眞教不墜膏濡動植亭育生靈豈獨鍊氣谷神
保元恬淡而已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陛下生知
至道宿應上元紹列聖之皇圖冠羣仙於紫府光承景運
溥濟含靈凝旒而道用沖深端拱而元風淡泊伏以今月
十一日皇帝降誕之辰女道士等焚香行道敬修功德伏
惟聖壽山固皇恩海深將四序而周行與三光而長燭天
覆地載何得而名道護神扶臻乎無極

憲宗忌日玉晨觀歎道文

清淨無爲之謂道是非有作之謂名道知其源名亦歸正由是羣生遂性咸臻妙有之功四氣順時自契不言之信洪鑪假喻大塊無形載厚地以繁滋覆高天而悠久伏以今月二十七日憲宗皇帝忌女道士等齋戒精修焚香虔懇伏願追蹤元邈息駕黃庭保聖祚於無疆降神功於有截日月所照福祐同霑

立春日玉晨觀歎道文

夫道本無爲雖強名而不離清淨功歸不宰運陰陽而必致平生成令四氣環周三光燭耀勾萌盡達閉蟄皆驚和

風競發於年華元造豈知其日用女道士等奉爲皇帝稽
首齋戒焚香莊嚴伏惟冥鑒照臨神功保衛精誠上感至
道潛通高明廣被於無窮福祐庶垂於有感南山比壽將
聖祚而齊隆東海量恩與天波而長潤旁沾動植溥救幽
陰咸保乂寧永綏多福

懿安皇太后哀册文

維大中二年歲次戊辰夏五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懿
安皇太后崩于興慶宮洽井殿旋殯于大內兩儀殿之西
階粤十一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午遷座于景陵之別寢

命太尉具陳祖饋殿廷禮也池紼就列神攢啟封晴霜拂
禁曙月彎空叶龜謀之吉兆儼扆衛于行宫皇帝孝本自
天禮期踰節仰遺令之是稟抑宸衷而敢越宵載既備祖
庭爰設緬行珮之徂征駐轀輬之去轍顧謂簡冊克揚休
烈臣敎奉詔敢獻文曰
大圓清升大方渾凝日正陽德月司陰職人倫既分伉云
儷云白毗之卑達帝之尊有國有家以君以親光光母后
列列門胄鼎允中禁天枝外秀河祥岳祉蘭香玉美汾陽
之孫昇平之子有命既集來嬪帝宫奉維城之中饋光咸

里之華容赫赫憲皇龍潛未躍貽孫鍾紫極之慶知子奉青宮之樂惟后之明執禮而行莊敬必嚴于父道盥漱將俟乎鷄鳴及二聖歸真三光正色日朗黃道月盈霄極中興是贊陰教維則時詠肅雍功推輔翼服澣濯以警其華煥讓封拜以誠乎謙抑蘋藻潔蠲于宗廟葛藟吟諷于宮掖高禖有慶大電膺祥誕元良而立極纘丕構而圖昌于是養素便殿齋心洞房寢嚴捧負孝道輝光噫馳飈兮未幾迅朝露兮何常人代之推遷莫極仙家之日月猶長婦事三朝母臨五葉禮益上載恩方下接無何秘籙求眞空

門悟刦追弓劒之悠遠感霜露之履涉謂十地兮可躋謂
丹梯兮可躡金屋不知其長往彤管空遺乎舊法嗚呼哀
哉美媛讓德任姒推名仰符軒耀俯順坤靈容範不遐乎
箴史婉娩自恊乎柔明終厭浮代期歸福庭謝明時于清
禁卽修夜之元扃嗚呼哀哉蘭殿靈巖椒房幽寂日下珠
簾臺生粉壁禁樹暮兮煙慘宮瓦寒兮霜白譫象設兮如
在捧褘褕兮成昔嗚呼哀哉東書畢會容衞周陳黃山指
路淸渭臨津姑射之雲霓自遠鮒隅之簫鼓空聞想冥冥
于寥廓徒望望于逡巡嗚呼哀哉天上無歸人間一別盼

三清之縹緲留四德之昭晰詩著陰陽之詠書徵卜筮之說啟叶吉于漸阡爽同歸于故穴雖壽宮相望參差陵樹之煙而仙路有期繾綣瑤池之月嗚呼哀哉

羅嚴

嚴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第一拜拾遺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累遷太常少卿大和五年權京兆尹卒

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問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

多歷年所未經盛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
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於深宮涉
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矜人夙夜嚴恭不敢有
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讜言以補不逮子
大夫是宜發所蘊畜沃予虛懷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
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我國家提
封溢于三代酌憲兼於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
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蓄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幣
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于古歟將阜時

政令戾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固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於成課去秩無守輕爲惰遊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善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指要得合誠明精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眞偽之辨

至于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
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論載籍爲皇爲帝爲王爲霸之所
行理亂興衰之所由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
工賈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愚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
鬱抑於中無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於南郊迴御丹
鳳樓赦天下臣與百姓咸觀列在大陸之南祥風北來時
聆德音乃聞有直言極諫之名私自快喜得進所志於今
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之下懼以燭理未究省躬未

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臣其敢不直不極而有闕陋哉臣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以自效於日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箴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激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雕訛家無蓋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植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戾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臣聞以道化者皇以德

敎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之尊舉四海之力爲皇爲帝爲王爲霸致之一也猶反掌之易而況人之誠偽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不降於天厚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已矣師友輔弼豈有他求哉賢哲忠信而已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蝕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然後德尊而益至臣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聞其過君日改之其始也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爲皇者師帝者友卒未聞師聖於皇

而友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獻或慮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己是以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異於人顏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爲深乎今陛下邁皇帝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上古之理可得而致猶慮乎人未蕃庶俗尚雕訛則理不優於三王德不超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覯典圖舜禹所以待夔契者何如哉

殷之成湯周之文武所以臣伊吕周召者何如哉貞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何如也今陛下自即位以來舜禹之心已刑于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傅拔用忠良譴棄奸貪發散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其言譴棄之令復用之散發之令勿斂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蓄藏不贍於下人儲蓄有闕於公府鑄鋒銷鏑卒乘之數可減于後時薄賦節用貨幣之資可益於前代末失之

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修興盛之謨莫先于復開元而履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彼五霸富強之術安足爲陛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兼學以成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塗之利者臣以爲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于修其職業而濟于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何哉騎射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武武之德也

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于文文之輔也不修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苟各視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以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不求備于人故能創業於前代垂教于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輕爲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不常慕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染土不均則知去秩者無守不爲惰游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己於上任賢使能於下則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矣寧慮家有不給才有不

周之患乎制策曰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馳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義敷詳忠厚之道陛下以修睦勸義爲念而以難知益僞爲慮豈耳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已降淳樸既漓賢不肖混淆莫能酌辨臣以爲天下之事統而計之善而不可以爲惡者十一二焉惡而不可以爲善者十一二焉其間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修明則賢人多也懲勸不精則貪冒衆也必在上有所施行而在下有所承流者乎且陛下左右

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難知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則僞行堅僞言辨心益僞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爲耳目以爲腹心矣任忠賢所進者復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友進之不爲比祁奚祁午父進之不爲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而已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愼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眞僞之辨者陛下清問及此非念切求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取士所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木將

斲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塊之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令陛下選人以仁天下皆歸於仁矣選人以義天下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與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惘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衆務之理者是以材與陶以土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不爲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爲俊彥者通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選於是者十八九誠有才有器亦盡萃於中然

而所采者浮華之名所習者雕蟲之技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守者不知疾病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豢龍之官夫龍神妙不測變化無窮而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修其業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苟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修效飭行之地假如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寃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某寃又擢而遷之莪然無聞

不待罪而黜之則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進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躋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遺哉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朝廷豈有闕而不修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事以干聰明者矣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遷善使人無惡統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

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厚耕殖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愼刑罰服四夷莫若修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衆務百事莫得而正文德不修雖日致干戈四夷莫得而服刑罰不愼雖日殺千人姦盜莫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禮樂莫得而修寃濫未盡雪陰陽莫得而和浮屠未盡去耕殖莫得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洽懼一物之失所懼衆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條目於清

問凡前強對者莫不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于思慮之外極聖明於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爲一事必師于古行一道必法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振雷霆之威内得夔龍掌萬機之務外選方名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懌於志者必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謹對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九目錄

崔龜從

論于頔不當改謚議
憲宗不當稱祖議
裴通
定決罰當司官吏學生等奏
金庭觀晉右軍書樓墨池記
郭行餘
移劉栖楚書
楊倞
荀子序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九

崔龜從

龜從字元吉清河人元和十二年登第以三中賢良方正拔萃科釋褐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刺史三年入爲戸部侍郎四年權吏部尚書大中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六年罷爲宣武節度使數徙鎭卒

請定輟朝例奏

伏以近日文武三品以上薨卒皆爲輟朝其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是散列者爲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巳後文武三品以上非曾建功勳及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例其餘並請依元奏狀

請定官驛水夫制奏

當管三州水陸官驛先準勅文條流水夫具有定制弁不許行轉牒供券外剩人歲月滋深仍被過客格外干求剩索人夫別配糧料臣今欲條流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及諸道監軍別勅判官赴任及歸闕庭若有家口及參從人

郎量事祇供其本管迎送軍將官健所由諸色受雇人等
本道既各給程限兼已受備直並請不供伏恐使客曾得
館驛分外祇供忽此遭減必巧言謗讟上聞聖聽今欲準
此釐革不敢不奏

請降九宮壇爲中祠議

九宮貴神舊制是大祀伏以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
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
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
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

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
爲中祠

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議

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巳來
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
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
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旣殁其夕爲罷警嚴張公
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惻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
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

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

祭敬宗廟祝板不宜稱孝弟議

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士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令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

孝弟兩字

宣州昭亭山梓華君神祠記

余長慶三年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見室內有人當陽儀衛甚偉又一人側坐容飾畧同而皆隆準䀹目搦管視几狀若決事者因疾趨及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廂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如令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曰此當是陰府某等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偕爲此州刺史無勞閱簿籍也余時試評事官不期達因自念曰得爲郡足矣及出門又見同時

從事席地而樗蒱既寤大異之髣髴在目唯所與同行者夢中故知其姓名是嘗所遊及覺遂忘其人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故爲吉解曰君夢得郡而又見樗蒱君後當知主秉節臨蒲州乎爾後每入祠廟輒省所夢當時屢謁河瀆及爲華州拜西嶽屋宇神像皆非夢中所見前年四月自戶部侍郎出爲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昭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祠焉其他祈禱報謝無虛日以故廉使至輒備禮祠謁余時方痔病瘍發於尻不便於蹝起至秋疾愈因祗謁廟下既易公服

盥手款謁而進及門恍然屏上有畫人抱案而鞠躬夢中之吏也入廟所經歷無非昔夢惟無同行者及歸私以告妻子明年七月得疾苦下洩尤不喜食暮夜輒大劇因自稱前夢以爲吏所告者吾其終於此乎因心禱之既寐又夢晨起視事如常時將就便室及側門有家吏姚桂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傳語聞之心悸而毛竪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捉刀奔趨而入視其狀魁岸面黝而加赤不類人邑紫衣黷剝乃昭亭廟中階下土偶人也未及語余厲聲問之曰我年得幾許遽應曰得六十幾

夢中記其言及覺遂忘其奇數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終歟遲明自爲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兒姪持酒牢以禱先是疾作醫言疾由寒而發服熱藥輒劇遂求醫於浙西廉使盧大夫爲臣命醫沈中象乘驛而至旣切脉且言曰公之疾熱過而氣壅當以湯治之藥劑以甘草犀角爲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間經月而良已自以爲必神之助又自爲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廟之壞𨽻加置土偶人馬垣墉之畫繪者一皆新之大設樂以享神自舉襟袖以舞始長慶感夢之時絕不爲五木之戲及至江南方與從事盛爲呼

盧以睹勝至是又驗云嗟乎鬼神之事聞見於經籍雜出於傳聞其爲昭昭斷可知矣然而聖人不語者懼庸人之捨人事而媚於神也吳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謁醫而禱神余懼郡人聞余感夢之事而爲巫覡之所張大遂悉紀其事與祝神之文刋之於石因欲以權道化黎甿使其知神雖福人終假醫然後能愈其疾耳

書敬亭碑陰

宣州圖經云宋永初山水記宛陵北有昭亭山山有神祠又案齊諧記云宋元嘉二年有錢塘神姓梓名華居住東

境友人雙霞乃識之神遂得與攜接同住廟中更具酒食言宴別後縣令盛凝之縱火焚燒來託此山百姓恭祭乃號昭亭山至今祠禱必致靈驗謝元暉爲文又有賽昭亭雨詩文嘗遊此賦詩曰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

敬亭廟祭文

維開成五年歲次庚申九月甲戌朔十四日丁亥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使持節宣州諸軍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龜從

謹遣長男詳等以牢醴馳馬之奠致祭於梓華府君之神惟神託跡靈山興自宋時昔之賢守已形歌詩斯邦之人虔奉靈威有危必禱有疾必祈嘉報昭應響答影隨龜從謬忝觀風志撫惸嫠苦心勉己神其鑒知頃以請禱伏拜廟墀惝怳昔夢悟於斯時爰自秋夏疾作體羸因捨官俸補飾廟之騷涉旬有間藥與醫宜昨暮得夢靈告壽期廟有偶人貌其容姿於戲神理昭晰不可度思顧惟瑣陋神實保持遷備薄薦以謝以祈扶疾操管恭述其辭冀獲良已齋戒萃祇大具牢醴樂以侑之仰答神佑庶民不欺尚饗

王彥威

彥威太原人元和中登明經甲科大和時累遷司農卿拜平盧節度使開成中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軍節度使徙宣武封北海縣子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靖

僕射上事儀注奏

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寮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

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

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

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敕爲定

進供軍圖奏

起自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元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

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犄角之師犬牙

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兵額又至八十餘萬

長慶户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

三戶資奉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

請以太社爲大祀奏

社者神地之道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鄭元以爲國中之神莫貴于社固前古爲大祀至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敕云祭祀之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況社稷孚祐

百世蒙福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昇爲大祀爾後因循又依開元禮爲中祀然而牲用太牢太尉攝行事祭之日不坐並是大祀之義列爲中祀是因循謬誤教人報本末極崇嚴有國之儀惟此歉屈今請准敕升爲大祀庶合禮中

贈太保于頔謚議

議曰于頔剛毅特立博遊文藝藴開物成務之志爲從橫倜儻之才刺湖州復南朝舊陂以溉人田由是斥鹵生稻粱歲時大化得丁壯之物籍者取什一代貧人租入故輕

重以濟江南卑溼送終者無縣定封樹之制高則不隱深則及泉土纔周棺水至露嚙頓忍命以官地收瘞當時稱之爲蘇州則繕完隄防疏鑿畎澮列樹以表道決水以溉田其爲襄陽當吳少誠弄兵王師有征軍不乏見糧師未嘗退表克吳房朗山生得賊將遽以兵柄授之推誠於人有古將畧然惜其不能善終如始奉初以還跋扈立名滿盈不戒則有司擬議之際安可不善善而惡惡哉元洪剌郡以官事被謫中貴人銜命部領便道之徙所路出於漢頓遽命武士持刃捕捽洪既就執王人徒歸又不奉詔出

師而西抵于鄧軍聲甚雄人聽日駭夫師出以律其出不
命時人不能識其指歸王者功成而作樂諸侯則否頔之
反旆於蔡也作文武順聖樂貞元御宇務求寵綏有司請
編優詔許之事出一時之澤樂作諸侯之庭良可惜哉然
則如頔者是知樂之可作而不知禮之不可作者也迹其
馭衆爲政之術葢初以利興害去爲已任而令行禁止其
源出於法家者流文深意苛有犯無捨至有屋誅同命之
慘然未嘗別白其罪以示顯戮人到于今而冤之洎乎天
恩下浹元侯入覲朝廷申婚姻之好復以宰相待之則又

子罪官貶而連起國獄縉紳之論寖益非之謹按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愎很遂過曰厲請謚爲厲或曰頓縣文學政事而揚歷中外卒當登擅補袞之寄雖於事任亦謂難能則易其名者宜兼舉美惡二字以正褒貶今特謚爲厲或有未安愚以爲不然夫類能而授聖人之勸勉議謚責當有司之職分禮經言謚蓋節以一惠至于論譔之際要當美惡咸在細大無遺議乎謚名則以優迹春秋之義也況援其功不足以補過契其美不足以掩瑕其馭下也任威少恩其事上也失忠與敬謚之爲厲不亦宜乎

論憲宗葬議

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元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爲爲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歳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

東都廟主議

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饗祭之禮伏尋周

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記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偕作饗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神主至大歷中始于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饗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居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立廟兩都葢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元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

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於太廟從西第一室高祖太宗元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準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於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諸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本室有虛神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之廟依舊準故事不饗如陛下肆覲東后移幸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特作而祔饗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緣

東都先無前件廟宇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於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即請準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興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於太廟夾室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別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桑之議大歷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禮作練主瘞虞主其義以桑栗代謝捨故取新夫作主以依神無可埋之理是以禮說廟之主藏於西壁北牖之中故韋元成議瘞太上皇惠帝之主終見非於漢代泰靖請瘞處士君亦不行於魏朝貞觀中議

遷廟主亦云萬國宗饗食所從來一旦瘞藏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謂叶情理又問古者天子巡狩必載遷主如鑾駕東幸則準此文載主而前今東都神主又祔於廟便是廟有二主如之何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别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祔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經無説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遭時爲法因事制宜茍無其

常則思其變如鴐或東幸廟仍虛主即凖肅宗廣德二年
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藴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
春秋之義變而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
於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

駮太常擬元載謚議

元載謚成則不得爲縱縱則不得爲成成縱並施美惡齊
致考之常法實不通經夫蕭瑀謚貞詔命加褊事出恩制
不可據依爾後崔韶以平厲謚楊炎以壯繆易伊慎此皆
惑於貞褊混淆不可之文祥在駮議今明其說恐悞後來

論于頔不當改謚議

古之聖王立謚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一字之褒賞踰紱冕一言之貶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頔頃擁節旄肆行暴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興全師僭作王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謚爲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爲思誠出聖慈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扆懋建大中聞善若驚從諫不倦況當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垂恩光大啟僥倖且如頔之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臣恐今後不逞之

徒如頔者衆矣死援頔例陛下何以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謚之例則甫之爲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頔況之恐非倫類如以頔常入財助國改過來覲兩使絶域可以贖論夫傷物害人剝下奉上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宿兵垂七十年王師憓征瘡痏未息及張茂昭以易定入覲陳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倔强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豈茂昭之比乎縱有入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褒貶

道存僥倖路絶則天下幸甚

憲宗不當稱祖議

伏惟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始祖巳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巳降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爲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昇平元宗掃

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大行廟號宜稱宗

裴通

通穆宗朝官少府監大和時爲國子祭酒

定決罰當司官吏學生等奏

當司所授丞簿及諸博士助教直講等謹按六典云丞掌

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
酒試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
時務徵事注云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
上明法明算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勾簡凡學生有不率
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
如之注云假如違程限及作樂雜戲者同准彈琴習射不
禁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所
講未終不得改業諸博士助教皆云諸學生讀經文通熟
然後授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

讀書每千言內試一帖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言內問大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爲及第通一及全不通者斟量決罰謹具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伏望敕下有司允臣所奏

金庭觀晉右軍書樓墨池記

越中山水之奇麗者剡爲之最剡中山水之奇麗者金庭洞天爲之最其洞在縣之東南循山趾而右去凡七十里得小香爐峯其峯即洞天之北門也谷抱山闕雲重煙巒迴亙萬變清和一氣花光照夜而常晝水色含空而無底

此地何爭嘗聞異香有時值人從古不死眞天下之絕境也有晉代六龍失馭五馬渡江中朝衣冠盡寄南國是以瑯琊王羲之領右軍將軍而家於此山其書樓墨池舊制猶在至南齊永泰九年道士褚伯玉仍思幽絕勤求上元遂啟高宗明皇帝又於此山置金庭觀正當右軍之家故書樓在觀之西北維一間而四徘徊高可二丈已下墨池在尊殿之東北維方而斜廣輪可五十尺已下池樓相去東西𦾔值纔可五十餘步雖形狀卑小不足以壯其瞻翫而恭儉有守斯可以示於將來况乎處所遐深風景秀異

契逍遥之至理閲鸞鶴之參差其金庭洞天卽道門所謂赤城丹霞第六洞天者也案上清經其洞天在天台桐柏山中碎方四十里其北門在此小香爐峯頂人莫得而見之有山樵夫往往見之者或志之以奇花異草還報鄉里與鄉里同往則失其所志也過此峯東南三十餘里有石竇呀爲洞門卽洞天之便門也人或入之者必贏糧秉燭結侶而往約行一百里二百里多爲流水淤泥所阻而返則莫臻其極也通以元和二年三月二三道友裹足而遊登書樓臨墨池但見其山水之異也其險如崩其聳如騰

其引如肱其多如朋不三四層而謂天可昇經再宿而還以書樓缺壞墨池荒毁詁之於邑宰王公王公瞿然徵王氏子孫之在者理荒補缺使其不朽即事題兹實錄而已

郭行餘

行餘元和時第進士累擢京兆少尹太和初遷楚州刺史移汝州入爲大理卿李訓謀誅宦官令募兵授邠寧節度使事敗及難

移劉棲楚書

京兆府在漢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循而不改開元

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卽都尉丞耳令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閒有下車望塵拜者故事猶在

楊倞

倞刑部尚書汝士子元和時官大理評事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

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絶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

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于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子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意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

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紓字無畏扶風平陵人〈曾祖行炎嬀州刺史祖於龍平州刺史父賓右驍騎將軍御史中丞並有功幽蘭書勲

竹帛公即中丞第廿五子幼有奇節性唯聰悟見古名將
勲業之事未嘗不廢書發憤沈吟久之闕寄河朔志蕃王
室欲變風俗期乎坦夷遂委質戎府累遷魏大將自天寶
末安史爲亂雖克勦闕翻恣驕兇以故將帥帶州連郡蓄
貢罕至而魏博諸田相繼立元和中上以文德武功定叛
亂雖魏帥詐順尋亦如舊大和初滄帥李全畧死子同捷
盜襲其位先皇震怒徵兵討之魏帥以封壤連接潛相應
援時中書令裴公掌兵柄謀撓魏事公以才辨爲戎帥率
如每有奏請獨當其任遂申密款於裴公天子嘉之乃大

張皇威深逃聖旨開向國之福戎覆巢之厄師立歸誠未幾王師大捷而同捷就戮萬夫解甲兩河肅清皆公始謀之力天子以公忠果可任大事拜左武衛將軍後出爲寧州刺史在郡有聞堂帖赴闕拜右領軍大將軍至開成中博陵更師丞相進闕取可繼作者以蔚爲闕鄰闕易遷就乃拜公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洎中謝文宗皇帝臨軒歎賞面許重事以遣之既收安邊公綏戎以德撫下以恩野無南牧之虞俗講東里之禮三年去任執轅遮道者闕路蔚人思公令德日闕於廉帥廉帥聞於朝廷又拜蔚州刺

史闕疾闕尋西河上聞之惻然候疾愈方授以大柄神不庇善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終於所寄之第享年五十六嗚呼才長壽促志遠途窮闕廣所以爲有識所歎公兩娶裴氏張氏皆名族生一男二女男補太廟齋郎娶徐氏次女適裴氏長女在室卽以其年七月十日歸窆於闕中少陵原祔其先塋合先妣之墓禮也銘曰

皇道熙熙天寶末盜弄干戈正猖獗滄帥死兮有餘枿魏爲親鄰志相活河海橫流馬公遏溟盜亟誅天被闊忠義克彰遂聞達天子臨軒歎賢傑將委邊陲闕勳烈將分竹

符後閼　鉞所理蘇息無饑渴才有餘兮悲未豁長衢方騁

摧輗軏彼蒼者天何謁謁嗚呼馬君道消歌中壽未登神

奄絶唯有雄名流不竭